

格 爾 集
第 一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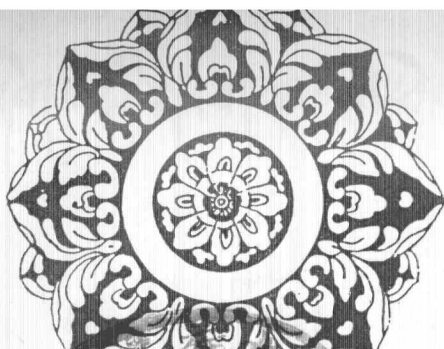
1207
26
:1

格萨尔学集成

第一卷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赵秉理 编



甘肃民族出版社

其平校：辭辭治責
財 吳：竹對面使
謝 半：竹對失照

Responsible Editor: Liu Huaqi

Cover Designer: Wu Zhen

Format Designer: Niu Kong

Document Collection of "Gsal" Research

The First Volume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of Qin Hai Social Academy of Sciences

Gansu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81 First New Village Lanzhou

Distributed by Xinhua Bookshop, Gansu Province

Printed by Tian Shui Xinhua Printing House

First Edition: 1990

First Printing: 1990

ISBN 7-5421-0044-0/I·12

¥: 20.00

系方面，则妄自尊大，闭关锁国，排斥外来的先进科学文化，以虚幻的世界大国来麻醉自己。虽然在历史上，也不乏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的先例，西北高原上的丝绸之路，青藏高原上的唐蕃古道，郑和下西洋开辟的航海通道，都为沟通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从基本来讲，在我国历史上，没有在乎平等基础上的真正的文化交流，我们的祖先也缺少这种跨文化意识。古代中国人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把由内向外辐射传播看作是唯一的文化传播方式。没有多元并存、互相交融、互相影响的概念。在国际上，既没有吸收希腊、罗马、埃及等古代的先进文明；在国内，也没有吸收各兄弟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积极因素。这些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为代表的汉文化逐渐趋向单一化，患了文化贫血症，陷入严重停滞，阻碍了自身的发展。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汉儒文化遇到了强有力的、比自己先进的外来文化的挑战。直到这时，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才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危机，而开始寻找新的出路。这才有了以“五四”为标志的“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

在实行改革开放的今天，认真向外国文化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学习科学技术的人，越来越多。虽然仍然会遇到许多障碍，甚至许多困难，还要走很长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但是，门已打开，前途是光明的。

在实行改革开放的今天，认真向外国文化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学习科学技术的人，越来越多。虽然仍然会遇到许多障碍，甚至许多困难，还要走很长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但是，门已打开，前途是光明的。

责任编辑：刘华其

封面设计：吴 祯

版式设计：牛 崑

格 萨 尔 学 集 成

第 一 卷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赵秉理 编

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1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48.75 插页10，字数1,020,0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421-0044-0/I·12

定价

¥150.00

序

王沂暖

由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秉理同志编纂的《格萨尔学集成》一书，业已全部定稿，即将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可谓一桩大喜事！本书洋洋300多万字，集中了国内专家学者数十年的主要研究成果，以及部分国外论著，比较全面地、系统地编纂了《格萨尔》研究资料。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破天荒的科研工作！因为国内外至今还没有这样一套完整的《格萨尔》研究文献资料专著，可谓填补空白。可以断言，有了这部《格萨尔学集成》，对今后的《格萨尔》研究工作，定能起推动促进作用。

《格萨尔王传》这部长篇英雄史诗，是流传于我国藏、蒙族地区的一部驰名巨著，不但是国内、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不可多得的珍品。它有说有唱，我们曾估计过它的全部唱词，可达100万行左右，叙说部分还不在于内。我们曾经一行一行地数过42部分部本的诗行，已达257,000行。这是确切的数字，不是估计出来的！这部史诗，只就分部本来说，去掉重复的本子，已有200部左右，包括已写成书面的和说唱艺人说唱的。42部只是全书的五分之一。它的全长，如再加上五分之四的数字，那么，我们曾估计为100万诗行，也不是全无根据！

同时，现在的说唱艺人，还继续在发现，继续说唱新的，有的懂文字的艺人，还在进行书面加工整理，它的部数，还在增加，形成了世界上还在活着的活史诗，真是千古未有、世间绝有的奇迹。因此，迄今为止，它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

它不但篇幅长，而且具有鲜明的降伏妖魔、为民除害的主题思想。它的艺术性，也是非常高的，我想还是举出具体的实例，来欣赏它的艺术性，说明它不但有数量，而且有质量。下边我们举的是霍尔王派鸟儿寻找王妃的一段唱词。这段唱词，见于《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中：

“黑老鸹洋洋得意，立刻展翅飞回霍尔国。屈指算来，黑老鸹离开霍尔国，恰恰是100天。白鸽子、花喜鹊、红嘴鸦也都飞了回来，一齐落在霍尔黄帐王的门前。白鸽子首先奏禀道：

呜咕、呜咕……，

飞呀飞呀没停止，

飞到天上见天神，

呜咕、呜咕……。

可惜已被别人娶了去，

二女儿长的象朵花，

呜咕、呜咕……。

可惜已被土匪抢了去，

我奉霍尔大王命，

呜咕、呜咕……。

天神确有三个女，

大女儿生的真美丽，

呜咕、呜咕……。

可惜已被小偷偷了去，

三女儿人材更出众，

呜咕、呜咕……。

接着花喜鹊奏禀道：

咋咋、咋咋……，
飞了三个月没停止，
山神确有三个女，
大女儿生得真美丽，
咋咋、咋咋……。
可惜已被小偷偷了去，
三女儿人材更出众，
咋咋、咋咋……。
没能找到真晦气，

接着红嘴鸦奏禀道：

咕咕、咕咕……，
飞到大海没停止，
大海当中见龙王，
咕咕、咕咕……。
可惜已被别人娶了去，
二女儿长得象朵花，
咕咕、咕咕……。
可惜已被土匪抢了去，
我给大王找爱妃，
咕咕、咕咕……。

这时，黑老鹤自高自大地，扬着脖子奏禀道：

哇哇、哇哇……，
展翅一飞十万里，
我往天上飞呀飞，
哇哇、哇哇……。
创坏了我的铁爪子，
我在地上搽虫吃，
哇哇、哇哇……。

我受的痛苦实在大，

我奉霍尔大王命，
飞到半空见山神，
咋咋、咋咋……。
可惜已被别人娶了去，
二女儿长的象朵花，
咋咋、咋咋……。
可惜已被土匪抢了去，
我给大王找爱妃，
咋咋、咋咋……。

我奉霍尔大王命，
咕咕、咕咕……。
龙王确有三个女，
大女儿生得真美丽，
咕咕、咕咕……。
可惜已被小偷偷了去，
三女儿人材更出众，
咕咕、咕咕……。
没能找到真晦气，

我奉霍尔大王命，
哇哇、哇哇……。
飞坏了我的铁翅膀，
我往地里钻呀钻，
哇哇、哇哇……。
吃坏了我的铁嘴巴，
为了给您找妃子，
哇哇、哇哇……。

这是黄帐王派四个鸟儿外出找能作王妃的美女，四个鸟儿回报找的结果的唱词。派鸟儿寻找美女，想的奇；模仿鸟儿的神态回答，语言奇；重复婉转，一片民间文学的浓郁乡土气，扑鼻而来，给人以无限的美的享受。它的质量你可以想象。我们避免行文冗长，只举了一小段。我们再举一段散文叙说，也是这部中的一段：

“格萨尔大王在琼卡木保，把事情办好了。以后，就又从象鞍子一样的石山里，取出来金鞍子，从象骏马一样的石岩里，牵出来赤兔马，从象宝弓一样的石岩里，拿出宝弓来。他备上金鞍子，骑上赤兔马，拿起宝弓来，直到岭熊他的旧王官一看，以前的象绿玉塘的大帐房，好象狮子跳到天上一样，已经随风飞扬，四面是大窟窿套小窟窿，帐杆子也都断了。大帐房的地方，青草丛生，渺无人烟。在灶房里，一块做饭用的案板，和石头搭的三角锅架，还留存在那里。他一看这般情景，就好似万箭穿心，想起了珠牡。他想起在以前的时候，来

到帐房门前，珠牡立刻跑出来牵住战马，亲亲热热地迎到帐房里边，献茶呀、敬酒呀，这个灶房正是她烧茶的地方。现在不见珠牡妃子的踪影，灶房冷落，满目荒凉。真是物是人非，助人伤感！”

这一小段，描写珠牡被霍尔王抢去，她的旧帐房破坏，荒草丛生，渺无人迹的惨痛情景，使人读之真感动得心酸泪流，这是多么高超的手法！史诗是一部文学作品，欣赏它，首先欣赏的是它的艺术水平。我们认为它的艺术水平与其数量，有同等价值。当然这部史诗，数量之多，出人意料，也并非出自一人之口、之手，各部质量，也不完全平衡，但就我们见到的各部而言，唱词都有很高的水平，有的细腻，有的粗犷，有的奇特，有的泼辣，耐人咀嚼，耐人寻思，都有比较高的水平，说的部分，似乎有的稍差一些。这部史诗是藏、蒙族的一部百科全书，或者称之为大百科全书。它包含了军事、政治、经济、社会道德、风俗习尚、历史地理、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内容，成为对各方面研究的宝贵资料。

这部史诗用的是藏语藏文，有一部分用的是蒙古文。无论藏文或者蒙古文，能直接阅读的人不多，不懂藏文、蒙文的人，还不能直接阅读，应当把它翻译过来，重要的是译成汉文，这是当务之急。因为要开展研究工作，只有少数人不行，需要更多的人参加到研究队伍中来。现在算来，汉文的译本，还不到20部，才及十分之一，这一翻译工作，需要进行，以便帮助更多的人能够阅读，进行研究。使《格萨尔》的研究工作，能更普遍、更深入地展开。翻译与研究，是互相联系的，是并行不悖的同一方向的工作。

这套《格萨尔学集成》涉及面比较广，绝不是简单的论文汇编。它包含着《格萨尔》工作的主要文件；国内外《格萨尔》研究综述；全国《格萨尔》工作信息动态；国内外《格萨尔》研究目录索引；国内部分《格萨尔》研究专家学者小传；《格萨尔》研究论著类编，等等。集历史性、系统性、信息性、资料性、学术性于一体，阅读起来，十分方便，可谓集大成性质的书籍。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既是对我国几十年《格萨尔》工作成果的一次大检阅，又为今后进一步搞好《格萨尔》的搜集、整理、翻译、研究、出版和中外格萨尔学交流创造了条件。

关于《格萨尔》这部藏、蒙族英雄史诗，国外发现的较早，研究的也比较早。但国外最早先看到的是蒙古文的1716年北京版七章本《格斯尔传》，而见到藏文版《格萨尔》，则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现在看来，北京版蒙古文七章本，只是分章本的一种，是译自藏文而又进行加工的一种本子。这个蒙古文本，比起藏文分部本的规模小得多。二十世纪以后，欧洲人才搜集到拉达克《格萨尔》和达卫·尼尔的十四章本《格萨尔》。从此以后，外国学者陆续到中国来搜集《格萨尔》，并研究它，产生了法国石泰安研究《格萨尔》的煌煌巨著。国内对《格萨尔》提出研究性看法的，当然应当首推藏族学者松巴·益希班觉尔。以后又有韩儒林、任乃强诸先生，而大力搜集、整理《格萨尔》，则在全国解放以后的五十年代。1958年前后，青海省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了规模宏大的搜集工作，为抢救《格萨尔》立了大功。在这之前，西北民族学院翻译科的几位同志也从各地搜集到20多部《格萨尔》，并内部铅印了几本。

令人遗憾的是：“文革”期间，《格萨尔》竟被打成大毒草，在各地大肆焚烧，损失难以估计。青海搜集到的本子，在“文革”中损失惨重。幸有徐国琼同志，冒极大风险，埋藏起来，保存了一大部分《格萨尔》手抄本，可称为不幸中之大幸。

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和政府于1978年12月为《格萨尔》彻底平反，这部伟大的人民史诗又重见天日。从全国到有关省区，都建立了《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重新

有领导、有步骤地搜集、整理、翻译、研究、出版《格萨尔王传》。抢救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其中西藏自治区的成绩最大，他们一方面搜集书面的手抄本、木刻本，一方面深入发掘，有大量的民间艺人被发现，进行说唱录音，新的分部本，大量涌现，这真可称之为不朽的大业，千载的盛事！

与此同时，翻译研究工作，也逐渐开展，研究虽系初步，但就研究论文来看，也有不少的数量，也已有可观的成绩。虽尚无煌煌巨著，有些立言，还能鞭辟近里，而非隔靴搔痒，说的话，还比较地道。

这部伟大英雄史诗，篇幅之长，数量之大，内容之多，比之伟大的《红楼梦》，相去恐怕不可以道里计。《红楼梦》的研究，被称为红学；《格萨尔》的研究，称之为格萨尔学，不是攀比，而是名符其实。当然，现在从事《格萨尔》研究工作的人尚少，成绩尚小，远逊于《红楼梦》的研究。然而这只是时间问题。我坚信我国的《格萨尔》研究工作必将迅猛发展，研究成果会更大，质量会更高，研究的队伍会更多，力量更大。

现在就《格萨尔》工作的全局来看，抢救还是重点。民间的说唱艺人，是否已完全发现，有些艺人年事已高，发现了而抢救不及时，也有丧失的危险，如扎巴老艺人，溘然长逝，就他所报的说唱目录来看，尚有一部分未能录出，这已成为千载憾事。已录出的所有的录音磁带，也需要早日变成文字，出版发行，以便于保存流传。对于已成为书面形式的本子（手抄本、木刻本或铅印本），也应尽量忠实地译出来，首先需要译成汉文，以便有更多的人能阅读研究。国外的论文与专著，也应尽量地能翻译介绍过来，以便成为国内研究工作者的他山之助。这些工作，都不是轻而易举地能办成的。对此不但希望得到重视，而且希望得到支持、援助。就拿出版来说吧，个人是无法解决经费等问题的。现在有的地区，领导上不但重视《格萨尔》工作，而且大力支持，用实力来支持，人力、物力、财力都有保障。而有的地方却重视不够，一度出现了搞翻译没有补贴，出不了书，搞抢救没有旅费，上不了路的现象。我们殷切希望能够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以利于《格萨尔》工作的前进，以保证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我们应当记住，《格萨尔》工作是我国科研事业的一部分呵！

1988年6月9日于兰州

序

降边嘉措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赵秉理同志编纂的《格萨尔学集成》，即将问世。这套书收集了从解放前到目前为止国内研究《格萨尔》的一切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和国外部分格萨尔学论著，其中有不少是新编写的和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确系一部集大成性的书籍。它的出版，是我国《格萨尔》工作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套书比较充分地展示了《格萨尔》研究的成果，反映了前辈学者和广大《格萨尔》工作者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辛劳创业的艰难历程，同时又为现在的和今后的学人从事《格萨尔》研究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多年来，许多学者和广大的《格萨尔》爱好者，苦于资料匮乏，信息不灵，即使要找一个很普通的材料，也要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跑很多地方，翻阅大量的图书报刊，有时还劳而无功，毫无收获。把散佚在各处的有关《格萨尔》的资料，搜集起来，编纂成册，这是很多人企望已久的事。现在，终于由青海省社科院文学所的同志们完成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它可以使许多研究者省时、省事，免去在浩瀚的书海中查阅翻找的劳苦，实在是可庆可贺！编纂赵秉理同志和他的同事们，为了编好这本书，花费了很多心血，克服了重重困难，付出了辛勤劳动，表现了对《格萨尔》这部伟大的史诗、对民族文化事业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

《格萨尔》是我国藏族和蒙古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它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精深博大，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同古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一样，《格萨尔》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

同荷马史诗·印度史诗和世界上其它一些著名的史诗相比，《格萨尔》有它自己的特点。其中最主要的特点是它至今活在人民群众之中，是一部活着的史诗。千百年来，主要以口头说唱的形式，一代又一代，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与藏族社会长期同现代社会相隔绝，处于封闭状态、经济发展十分缓慢，有着直接原因。也正因为这样，它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和认识价值。《格萨尔》过去从未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搜集整理，始终没有完善的整理本。这就为阅读和研究《格萨尔》造成极大困难，也妨碍了这部伟大的史诗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播，使它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文化效应和社会影响。

新中国的成立，使这部古老的史诗获得新的艺术生命。党和国家对《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十分关心和重视，从五十年代开始，采取各种措施，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令人痛惜的是，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业，在十年动乱中遭到了毁灭性破坏。粉碎“四人帮”之后，《格萨尔》工作异军突起，取得了巨大成就，是我国整个藏学研究中最活跃、最富有朝气的一门学科。建国以来，《格萨尔》工作可以说经历了一个马

鞍形的发展过程。这套《格萨尔学集成》的重要价值，就在于编纂了有关这方面的一切重要资料，忠实地记录了拓荒者们的足迹，反映了我们所走过的艰难历程，也展示了《格萨尔》事业的灿烂前景。也许有的同志会认为，在这套书中，有一部分属于政策文件、工作总结和调查报告，较少学术价值，甚至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但是，我们认为它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历史的记录，是一曲拓荒者的颂歌，因而也是很珍贵的学术资料。一切关心《格萨尔》工作的人，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怎样一贯重视和关怀《格萨尔》工作的；我们的《格萨尔》工作成就是在怎样的指导思想下取得的；我们的前辈学者和众多的民族文化工作者们，是在怎样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这一意义深远的事业，能够感受到创业的艰辛，倍加珍惜今天取得的成就。

十年来，抢救《格萨尔》的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到目前为止，已搜集到《格萨尔》藏文手抄本、木刻本约300部，除去异文本为100多部；记录整理民间艺人的说唱本100多部，总计为4,000多盘磁带，若全部记录整理成文字，约为2,000多万字（含异文本）。其中包括扎巴老人、玉梅、阿旺嘉措、桑珠、昂仁、古如坚赞、次仁旺堆等著名说唱艺人的录音，这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在藏族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是藏族文化史上的一个壮举。蒙文本《格斯尔》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取得了重大成就。搜集整理工作本身就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要求有很高的科学性，它关系到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给予科学的回答。我认为，搜集整理《格萨尔》的历史本身，将会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课题，可以称作《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史，或抢救史。这套书的出版，将为这一学科的建设，提供最可靠的资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可以认为，在建设搜集整理史这一学科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做好《格萨尔》的抢救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也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在当前，以及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做好《格萨尔》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仍然是最重要和最迫切的任务。从本书可以看到，很大一部分研究文章，是围绕着抢救工作撰写的，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回答了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很多文件，则完全是为了做好抢救工作而制定的。还有一些文章，是属于介绍、评述、宣传性质的。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必要的，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这些文章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去苛责前人；也不能苛求今人。在这里，应该多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少一点主观随意性。还有一部分是为《格萨尔》平反的文件和文章，它们在为《格萨尔》恢复名誉，批判“左”的错误，拨乱反正，推动抢救工作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我们相信，随着《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入发展，学术研究水平也会不断得到提高，必将产生高质量、高水平的优秀论著。实践出真知，实践出人才，我坚信，在我们从事《格萨尔》工作的人员当中，定将产生我国第一流的，具有世界水平的史诗搜集家、翻译家、研究家和出版家。

《格萨尔》不仅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而且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认识价值，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它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是一部形象化的古代藏族史，是一条流动的语言大河。在整个藏学和民间文化的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为研究藏族的历史、文化、经济、宗教、民俗、语言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为研究人类学、民族学、艺术心理学、文艺发生学、原始文化，以及其它边缘学科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如果我们在这一领域深入下去，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必将带动和促进整个藏学研究事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文化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一部优秀作品，能够代表一个时代，能够把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提高一步。《格萨尔》也是这样一部作品。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格萨

尔》产生的年代以及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未能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随着搜集整理工作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将会日益显示其巨大的作用，把藏族的文化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但又完全符合藏族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

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这样的认识。长期以来，由于封建农奴制度的桎梏和剥削阶级偏见的影响，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蒙受着历史的尘埃，它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以及丰富的社会内容，并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不但在藏族文学史上，而且在我国文学史上，史诗研究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因此，我们在从事《格萨尔》工作时，所遇到的困难和障碍也特别多。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发过这样的感慨：

历史上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事情，从一开始就为人所注目，它的重要性，它的深远意义，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而能得到社会各有关方面、乃至整个社会的关心、支持和赞助，使这一事业顺利进行下去，得到圆满成功。有些则不然。它的意义，它的全部作用和价值，往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渐被人们所发现，所认识。其间要经过七沟八坎，重重困难，甚至要付出巨大代价，做出重大牺牲。

《格萨尔》工作就属于后一种。它在自己发展的历史上，也走过了艰难的、不平坦的道路。它的重要意义，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不是大家都能理解、都认识得很清楚的，更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理解、关心、重视和支持。后人很难想象得到，今天我们每做一件事，每向前迈进一步，都要付出多么辛勤的劳动，做出多么艰苦的努力，甚至痛苦的牺牲。这套书的编辑出版，本身就是一个例证。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秉理同志为了编纂此书，从搜集资料，编辑整理，到交付出版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若没有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没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是不可能完成的。

《格萨尔》工作是一个多门类、多学科交叉的系统工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现在已初步形成一支包括说唱、搜集、整理、翻译、出版、教学、学术研究在内的老、中、青三结合的队伍。在这支队伍中，有年逾九旬、至今仍然十分关心《格萨尔》工作的任乃强教授，有年过八十，老而不衰，终日勤奋笔耕、为《格萨尔》奔走呼号的王沂暖教授和萧崇素先生等老一辈专家、学者；有承前启后、锐意进取的中年学者，也有朝气蓬勃、热情洋溢的青年一代。从二十多岁到九十多岁，有各个民族、各个年龄层次的人，形成了梯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团结协作，同心同德，老艺人、老专家焕发青春，中年学者勇挑重担，一代新人正在健康成长。这是《格萨尔》工作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尽管《格萨尔》工作已经取得巨大成绩，然而还有大量艰巨繁重的工作在等待着我们。目前学科建设还处于草创阶段。大量手抄本尚待整理出版，扎巴老人等许多著名说唱艺人的说唱本尚待记录整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整理出一套完整的艺人说唱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格萨尔》的抢救工作基本完成之后，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综合各种分部本、艺人演唱本的优点和特点，编辑出版一套较为完善的《格萨尔》整理本，是更为艰难的任务。它要求有很高的学术性和科学性。这一套整理本若不能编纂出版，整个《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就不能算完成。再根据这套整理本，翻译成汉文和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字，翻译成外文，介绍给世界，使之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也是十分重要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长期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学术研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为发展我国的史诗理论做出贡献。也才能充分发挥这部精深博大的史诗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的文化潜能，产生巨大的文化效应。

认真搞好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是上述一切工作的基础。否则，整个《格萨尔》工作将

建立在沙滩之上，行百步而半九十。如果我们抓得不紧，那些珍贵的资料，就有散失、毁坏的危險，整个《格萨尔》工作就有半途而废、前功尽弃的危險。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加倍努力，开拓前进！

《格萨尔》工作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这套书在这个时候出版，对扩大《格萨尔》的社会影响，争取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吸引更多的有识之士和有为之人，参加到这条战线上来，全面做好《格萨尔》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格萨尔学集成》出版之际，让我们衷心地为《格萨尔》事业的繁荣兴旺祝福！

1988年7月于北京

我愿做一块铺路石

——写在《格萨尔学集成》出版的时候

赵秉理

令你忍受痛苦的事情，可能令你有甜蜜的回忆。

——谚语

“莫道谗言如浪深，
千淘万漉虽辛苦，

莫言迁客似沙沉。
吹尽狂沙始到金。”

——唐·刘禹锡：《浪淘沙》

当我们和甘肃民族出版社把这套《格萨尔学集成》敬献给读者的时候，怎能不心潮澎湃，思绪联翩，感慨万千呢？！世界上要办成一件事情，真不容易啊！好在我们两家亲密合作，互相理解，和舟共济，共同奋斗，总算把这件事情办成了！

《格萨尔》是我国藏族和蒙古族人民的一部英雄史诗。它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结构宏伟，卷帙浩繁，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被誉为东方的《伊里亚特》。它既是一部伟大的民族英雄史诗，又是研究古代藏、蒙两个民族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民族交往、宗教信仰、民族心理、伦理道德、风土民俗、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的百科全书。它既有惊心动魄的战争场景，又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插曲；既有为国捐躯的壮烈，又有失去亲人的悲痛；既有奇异的神话，又有处世的格言；既有曲折跌宕的情节，又有浓墨重彩的描绘。诗情画意，复沓吟咏，一唱三叹，令人陶醉的艺术魅力，表明它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美学价值和学术价值。它具有无比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思想内容越来越丰富，艺术形式越来越完美，篇章越来越浩繁，直到今天，藏、蒙两族的群众，特别是无数民间说唱艺人，仍在为它增添新的乐章。历史已经证明：《格萨尔》是一部永远说不完、唱不完、写不完的活史诗。因此，它不愧为藏族和蒙古族文学艺术的奇葩，中国文坛的瑰宝，世界文学宝库的珍品。近十个世纪以来，藏族和蒙古族人民无比喜爱它，土族、纳西族、裕固族、普米族、傈僳族的人民移植和传唱它，就连汉族、回族、白族、东乡族的学者，也在研究它。在中华大地上，它已经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内蒙古、新疆七个省区、539万平方公里的原野上广为流传。

《格萨尔》史诗的主人公南瞻部洲大雄狮王格萨尔是一个降伏妖魔、为民除害的典型形象，是藏族和蒙古族人民最崇拜的民族英雄。特别是在藏族人民心目中：格萨尔是保护神，哪里有他在，哪里就能消灾避难。今天，在藏族聚居的地区，只要听到哪里演出藏戏《格萨尔》，牧民们就翻山越岭，争先恐后地去观看。每当看到格萨尔降伏了妖魔，为民造了福的时候，台下顿时人心鼎沸，声泪俱下，许多人情不自禁地跑上舞台跪下来给扮演格萨尔的演员使劲磕头。由此可见他们对格萨尔崇拜到了何等地步？！格萨尔永远活在世代藏族人民心中。他是一面飘扬的旗帜和一座高耸的丰碑，具有无比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不管你住在

什么地方，只要一说格萨尔的故事，大家就都以自己是他的后代而自豪，彼此就感到十分亲切，就能坐在一起，说到一起，干到一起。正因如此，在革命战争年代里，藏族战士最喜欢用格萨尔精神激励自己英勇杀敌。现在有些藏族自治州县的党政领导还经常用格萨尔这个英雄形象教育群众，团结奋斗，搞好改革、开放，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格萨尔正在由藏、蒙民族英雄的化身变成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今天，各族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征途上，都应发扬光大格萨尔精神。

《格萨尔》不仅冲出了族属省界，流传于大半个中国，而且早已冲出了国属国境，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早在1776年和1883年，俄国学者帕拉斯和帕塔宁，就分别在《在俄国奇异的地方旅行》和《中国的唐古特—西藏地区蒙古西北散记》两部著作中，把蒙文版《格萨尔》

（1716年北京木刻本）和藏文版《格萨尔》介绍到欧洲，并出版了俄文译本。此后200多年来，国外学者纷纷来到中国采风，考察搜集蒙、藏文《格萨尔》。现在苏联、匈牙利、波兰、东德、西德、捷克斯洛伐克、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丹麦、挪威、瑞典、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蒙古、日本、印度、不丹、尼泊尔、锡金、巴基斯坦等20多个国家都广泛流传着《格萨尔》，都有一批专家学者在专门研究它。不少国家都有许多民间艺人以说唱《格萨尔》为业。据已知资料统计，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200多年当中，国外已用蒙文、俄文、英文、法文、德文、印地文、乌尔都文、西班牙文出版《格萨尔》的部本150多种，发表《格萨尔》研究论著300多部（篇）。涌现出波塔宁（俄国），弗兰克（德国）、米哈依洛夫（苏联）、霍莫诺夫（苏联）、库哈尔米（匈牙利）、劳仁兹（匈牙利）、胡默尔（东德）、海希西（西德）、赫尔曼（西德）、霍夫曼（西德）、达卫·尼尔（法国）、石泰安（法国）、骆克（美国）、杜奇（意大利）、策·达木丁苏伦（蒙古）等著名《格萨尔》研究专家。

在我国，从《格萨尔》被藏、蒙两族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出来的数百年间，历代学者都对它进行过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为丰富和发展这部伟大史诗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以及有关省区，一贯高度重视《格萨尔》工作，先后发出约100份文件，周扬、茅盾、老舍等同志还专门发表过文章和讲话。早在1958年前后，青海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就在搜集、整理、翻译、出版《格萨尔》方面做出显著成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格萨尔》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第一，经过拨乱反正，推到了“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强加给《格萨尔》的诬蔑不实之词，恢复了英雄史诗的本来面目，使其重放光彩。第二，从全国到七个省区以及有关州、地、市，层层成立《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党政主要领导和宣传、文化、文联、民委、社会科学院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亲自担任正副组长或领导小组成员，研究制定一系列文件和措施，先后召开四次全国《格萨尔》工作会议，一次全国《格萨尔》民间艺人演唱会，两次全国《格萨尔》学术讨论会，一次全国《格萨尔》工作总结、表彰及落实任务大会，一次全国藏文本《格萨尔》审稿及“七五”出版规划会议，有领导、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各项《格萨尔》工作。第三，将《格萨尔》列入“六五”、“七五”重点科研项目，明确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抢救《格萨尔》。第四，经过几年的努力，目前《格萨尔》工作已经大见成效。据不完全统计，已搜集整理、出版藏文版《格萨尔》61部、蒙文版《格萨尔》11部；用汉文翻译、出版藏文版《格萨尔》16部和蒙文版《格萨尔》4部；搜集到《格萨尔》木刻本、手抄本约300部（除去异文本为100多部），其中西藏自治区就占75部；初步记录、整理艺人说唱本100多部，录制《格萨尔》

艺人演唱实况磁带4,000多盒,约2,000多万字,其中扎巴老人的录音磁带占770盒,约530万字;摄制了一批重要录像资料;翻译国外《格萨尔》研究论著37部(篇);在搞好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的基础上,广泛开展了研究工作,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老中青《格萨尔》研究队伍,涌现出任乃强、陈宗祥、王沂暖、肖崇素、更登(藏族)、吴均、徐国琼、齐木道吉(蒙古族)、降边嘉措(藏族)、却日勒扎布(蒙古族)、杨恩洪、诺尔德(藏族)、斯钦孟和(蒙古族)、巴雅尔图(蒙古族)等50多位格萨尔学专家学者。据初步统计,近十年来,国内已出版《格萨尔》研究专著和论文集5部、发表论文和文章567篇,相当于“文革”前的16倍。这些文稿理论联系实际,对《格萨尔》的总体、时代背景、版本、思想内容、艺术成就、专题、人物,艺人、横向比较、艺术作品、信息动态和实际工作等进行了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研究探讨,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

今天,从大兴安岭南麓到天山南北,从青藏高原到印度洋北岸,从黄河两岸到伏尔加河之滨,从天府之国到北美大地,到处盛开着《格萨尔》之花。它已成为中外研究史诗、民间文学和藏学的热门课题,已形成国际性的“格萨尔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术资料是科研的路基。占有资料,才有发言权;占有资料越多,科研的本钱才越雄厚。没有资料,哪有论著?古今中外,哪一个大学问家不是从抓资料起步?不抓资料就想一步登天,那是在建造空中楼阁。难怪我国民间文学研究的老专家钟敬文教授在1986年5月23日参观全国《格萨尔》工作总结、表彰及落实任务大会的展览室后,欣然题词:“《格萨尔》的文物资料本身就是一个小宝库。”长期以来,《格萨尔》研究的一大薄弱环节,就是缺少资料。应该说,经过历代学者的辛勤积累,《格萨尔》研究资料不仅有,而且非常丰富。只是由于信息不通,这些资料散存于个人手中,或散载于书刊。科研人员以及实际工作者,要想得到自己急需的《格萨尔》资料,往往不知到何处去找,经常为此而四处奔走,八方求人,浪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国外研究《格萨尔》的学者们,更是急缺资料。

国内外急需比较完整的格萨尔学资料。然而长期以来无人奉献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在1986年5月下旬参加全国《格萨尔》工作总结、表彰及落实任务大会之际,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和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了编纂出版一套《格萨尔学集成》的设想。王平凡、刘魁立、任钦等负责同志亲自召集会议,听取了我的汇报,进行了论证,一致表示赞同与坚决支持。随后,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将它作为刚刚筹建起来的文学研究所的开门课题,列入“七五”科研计划,要求我们在五年内完成本书的编纂任务。

编纂出版这样一套300多万字的《格萨尔学集成》,谈何容易!两年多来,我为解决资料、撰稿、经费、出版等问题和协调内外上下关系,而奔走呼号。其艰难曲折,难以言表!面对这个现实,前进还是后退?我们的选择是越是困难越向前,绝不半途而废。我曾多次对同事们讲: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我们编纂这套书,不为名,不为利,只希望为《格萨尔》事业做点有益的工作;为国内外《格萨尔》爱好者、工作者、研究者提供方便;为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加强民族团结,搞好中外学术、文化交流,办一件实事;为繁荣《格萨尔》事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一点力量;同时也为我院的文学研究所今后的《格萨尔》研究打下基础。为了《格萨尔》事业的兴旺发达,我们甘愿当一名后勤兵,做一块铺路石。我想藏、蒙族及各族人民、中外《格萨尔》爱好者、工作者和研究者从它上面走过的时候,不会忘记千千万万个“筑路工”!

这套《格萨尔学集成》由六编组成：（一）《格萨尔》工作的主要文件；（二）国内外《格萨尔》研究综述；（三）《格萨尔》工作信息动态；（四）国内外《格萨尔》研究论著目录索引；（五）部分《格萨尔》研究专家学者小传；（六）《格萨尔》研究论著类编。

本书不是简单的论文汇编。其中不少资料是我们组织有关同志撰写的；对于那些时代和历史局限性很大、有原则性错误的资料，予以校订、重新整理、加以评注或编者按语；有许多珍贵资料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为了提供更多的原始资料，个别地方难免有重复；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对已搜集到的资料只能精选，未能全用；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格萨尔》的声像和藏、蒙文等资料未能选入。我们的主观愿望是尽量使其具有历史性、系统性、信息性、资料性和学术性，类似工具书。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成功的秘诀在于为达到目标而持久地奋斗不息。当我认定编纂此书是一项有价值、有意义的科研工作的时候，便下定决心，坚定不移，一干到底。这些日子里，我们“合衣卧时参没后，停灯起在鸡鸣前”，终于完成了全书的编纂工作。其中由我负责制定全书编辑大纲，征集查找资料、具体编纂、撰稿组稿和最后定稿等。青海省文联退休干部、《格萨尔》研究学者姜佐鸿同志应聘担任我的顾问，认真编审了部分稿件，并提供了有关资料。我所张海红同志协助我做了许多资料工作。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共同的事业把《格萨尔》工作者、研究者、领导者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鸿雁传书后，我们的编纂工作立即受到他们的高度评价、热情关怀和坚决支持，不仅来信题词勉励，而且寄来大量资料；许多并不相识、已年逾古稀或八十开外的老专家、老教授，在盛夏酷暑中，给我们撰稿审稿；有的著名专家学者在京亲自奔波，帮我们解决有关问题；有关省区、不少单位积极主动地给我们提供文献资料……这一切的一切，使我深受感动，永记不忘。功劳是大家的！这套《格萨尔学集成》是藏族、蒙古族及各族人民、各级《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欣逢本书出版之际，我向一切为之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致以崇高的敬礼！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西藏自治区、甘肃省、云南省、青海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青海省图书馆历史资料部，青海省档案馆，青海省电视台，中共青海省委办公厅和宣传部等单位提供文献资料！感谢著名格萨尔学研究专家王沂暖、陈宗祥、降边嘉措、杨恩洪等同志的指导与支持！感谢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部长傅青元以及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程松天等同志为出版本书排忧解难！感谢甘肃人民出版社、甘肃民族出版社为出版本书作出的宝贵贡献！还应特别感谢青海电视台电视连续剧《格萨尔王》摄制组赠款赞助！

论文齐摘瑕，求友惟攻阙。由于我的学识水平有限，又是《格萨尔》工作的新兵，所以此书必有失误，甚至还有挂一漏万的地方，热忱欢迎格萨尔学研究的前辈、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伟大的《格萨尔》留芳千古！它的文献资料必将与日俱增。我们期待着学坛同仁都来收遗。今天正值《格萨尔》事业欣欣向荣的时代。让我们放开眼界看未来，不断攀登新高峰；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1988年10月1日于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目 录

序.....	王沂暖 (1)
序.....	降边嘉措 (5)
我愿做一块铺路石.....	赵秉理 (9)

第 一 卷

第一编 《格萨尔》工作的主要文件

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	老舍 (3)
中共中央宣传部通知 (1958年12月9日)	(6)
附:《中国歌谣丛书》和《中国民间故事丛书》编选计划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7)
关于藏族民间文学《格萨尔王传》的调查、搜集、翻译、整理情况的报告	中共青海省文联党组 (8)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搜集、翻译、整理情况.....	青海省文联 (10)
附:青海省大力搜集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	长 山 (20)
关于搜集、整理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请示报告.....	中共青海省文联党组 (21)
关于为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平反的请示报告.....	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 (23)
中共青海省委批转《关于为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平反的请示报告》 (1978年11月13日)	(24)
附一:为藏族史诗《格萨尔》平反.....	《民间文学》编辑部 (25)
附二: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关于停止发售《格萨尔》的通知 (1966年6月27日)	(28)
附三: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关于《格萨尔》一书在我省出版情况及批判意见的报告 (1966年7月12日)	(29)
关于抢救藏族史诗《格萨尔》的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筹备组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30)
✓全国第一次《格萨尔》工作会议纪要 (1980年5月29日)	(31)
✓全国第二次《格萨尔》工作会议纪要 (1981年2月24日)	(33)
附:全国《格萨尔》翻译整理协调小组名单.....	(36)
✓全国第三次《格萨尔》工作会议纪要 (1982年5月6日)	(36)
贺敬之同志关于召开史诗学术讨论会的谈话 (1983年7月28日)	(38)
史诗研究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王平凡 (40)
附:1983年全国少数民族史诗学术讨论会述评.....	扎拉嘎 (43)